

0
1cm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二十一

武進薛應旂編集

宋紀一百二十一

起乙丑至丙寅
寅九二年

度宗一

咸淳元年

蒙古至元二年

春正月辛未朔日食

蒙古以河

南北荒田

屯田

分給蒙古軍耕種

二月丁未以姚希得

叅知政事江萬里同知樞密院事

庚申置籍中書

記諫官御史言事歲終以考成績

壬戌以王燾僉

書樞密院事

蒙古并六部為四吏禮為一部兵刑

為一部戶工仍各為一部

三月甲申攢理宗于末

叅政姚希得
同知院江萬里
僉院王燾

穆陵 夏四月戊午加賈似道太師封魏國公帝以
似道有定策功每朝必答拜稱之曰師臣而不名朝
臣皆稱爲周公理宗山陵事竣徑棄官還越而密令
呂文德詐報蒙古兵攻下沱急朝中大駭帝與太后
手詔起之似道乃至欲以經筵拜太師而典故須建
節乃授鎮東軍節度使似道怒曰節度使麤人之極
致耳遂命出節都人聚觀節已出復曰時日不利亟
命返之舊制節出撤關壞屋無倒節理以示不屈至
是人皆駭異 五月乙巳追命史彌遠爲公忠翊運
定策元勳 閏月以江萬里叅知政事王爚同知樞

叅政江萬里
同知院王爚
右院馬廷鸾

密院事馬廷鸞僉書院事

六月乙酉名理宗御製

之閣曰顯文置學士等官

秋七月丁酉初命迪功

郎鄧道爲韶州相江書院山長主祀周惇頤 八月

蒙古將阿朮帥兵至廬州及安慶諸路統制范勝統

領張林正將高興副將孟興逆戰死之詔勝等各官

其一子 蒙古以安童爲中書右丞相伯顏爲左丞

相安童木華黎四世孫時年二十一 九月壬子命

宰執訪司馬光蘇軾朱熹後人賢者能者各上其名

錄用 庚申吏部侍郎李常上七事曰崇廉耻嚴鄉

舉擇守令黜貪污讞疑獄任儒帥脩役法 冬十月

蒙古主以安童幼未更事召許衡于懷孟楊誠于益
都俾議中書省事衡至陳時務四事曰自古立國皆
有規模循而行之則治功可期否則心疑目眩變易
分更未見其可也昔子產相衰周之列國孔明治西
蜀之一隅且有定論終身由之而堂堂天下可無一
定之說而妄爲之哉考之前代北方之有中夏者必
行漢法乃可長久故後魏遼金歷年最多他不能者
皆亂亡相繼史冊具載昭然可考使國家而居朔漠
則無事論此也今日之治非此奚宜夫陸行宜車水
行宜舟反之則不能行幽燕食寒蜀漢食熱反之則

必有變以是論之。國家之當行漢法無疑也。然萬世國俗累朝勳舊一旦驅之下從臣僕之謀改就亡國之俗其勢有甚難者。切嘗思之。寒之與暑固為不同。然寒之變暑也。始於微溫。溫而熱。熱而暑。積百有八十二日而寒始盡。暑之變寒其勢亦然。是亦積之驗也。苟能漸之摩之。待以歲月。心堅而確。事易而常。未有不可變者。此在陛下尊信而堅守之。不雜小人。不責近效。不恤流言。則致治之功庶幾可成矣。二日中書之務不勝其煩。然其大要在用人立法二者而已矣。近而譬之。髮之在首不以手理而以櫛理。食之在

器不以手取而以匕取手雖不能而用櫛與匕是即
手之爲也。上之用人何以異此。然人之賢否未知其
詳固不可得而遽用也。然或已知其孰爲君子孰爲
小人而復患得患失莫爲進退徒曰知人而實不能
用人亦何益哉。人莫不飲食也。獨膳夫爲能調五味
之和莫不睹日月也。獨星官爲能步虧食之數者。誠
以得其法故也。古人有言曰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
因川澤爲政必因先王之道。今里巷之談動以古爲
詬戲不知今日口之所食身之所衣皆古人遺法而
不可違者。豈天下之大國家之重而古之成法反可

違邪其亦弗思甚矣夫治人者法也守法者人也人法相維上安下順而宰執優游於廊廟之上不煩不勞此所謂省也夫立法用人今雖未能遽如古昔然已仕者當給俸以養其廉未仕者當寬立條格俾就叙用則失職之怨少可舒矣外設監司以察污濫內專吏部以定資歷則非分之求漸可息矣再任三任抑高舉下則人才爵位略可平矣至於貴家之世襲品官之任子版籍之數續當議之亦不可緩也其三曰民生有欲無主乃亂上天眷命作之君師此蓋以至難任之非予之可安之地而娛之也是以堯舜以

來聖帝明王莫不兢兢業業小心畏慎者誠知天之
所畀至難之任初不可以易心處之也知其為難而
以難處則難或可為不知為難而以易處則他日之
難有不可為者矣孔子曰為君難為臣不易為臣之
道臣已告之安童矣至為君之難尤陛下所當專意
也臣請言其切而要者夫人君不患出言之難而患
踐言之難知踐言之難則其出言不容不慎矣昔劉
安世行一不妄語七年而後成夫安世一士人也所
交者一家之親一鄉之衆也同列之臣不過數十百
人而止耳而言猶若此况天下之大兆民之衆事有

萬變日有萬機人君以一身一心而酬酢之欲言之
無失豈易能哉故有昔之所言而今日忘之者今之
所命而後日自違者可否異同紛更變易紀綱不得
布法度不得立臣下無所持循奸人因以爲弊天下
之人疑惑驚眩且議其無法無信一至於此也此無
他至難之地不以難處而以易處故也苟從大學之
道以脩身爲本凡一言一行必求其然與其所當然
不牽於愛不蔽於憎不因於喜不激於怒虚心端意
熟思而審處之雖有不中者蓋鮮矣柰何爲人上者
多樂舒肆爲人臣者多事容悅容悅本爲私也私心

盛則不畏人矣。舒肆本爲欲也。欲心盛則不畏天矣。以不畏天之心與不畏人之心感合無間。則其所務者皆快心事耳。快心則口欲言而言。身欲動而動。又安肯兢兢業業以脩身爲本。一言一動熟思而審處之乎。此人君踐言之難。而又難於天下之人也。人之情僞有易有險。險者難知。易者易知。此特係夫人之險易然也。然又有衆寡之分焉。寡則易知。衆則難知。故在上者難於知下。而在下者易於知上。其勢然也。處難知之地。御難知之人。欲其不見欺也難矣。昔包拯剛嚴峭直。號爲明察。然一小吏而能欺之。然拯一

京尹耳其見欺於人不過誤一事害一人而已人君處億兆之上操予奪進退賞罰生殺之權不幸見欺則以非爲是以是爲非其害有不可勝旣也人君惟無喜怒也有喜怒則贊其喜以市恩鼓其怒以張勢人君惟無愛憎也有愛憎則假其愛以濟私藉其憎以復怨甚至本無喜也誑之使喜本無怒也激之使怒本不足愛也而誑譽之使愛本無可憎也而強短之使憎若是則進者未必爲君子退者未必爲小人予者未必爲有功奪者未必爲有罪以至賞之罰之生之殺之鮮有得其正者人君不悟其受欺也而反

任之以防天下之欺。欺而至此，尚可防邪。大抵人君以知人爲貴，以用人爲急。用得其人，則無事於防矣。既不出此，則所近者爭進之人耳。好利之人耳。無耻之人耳。彼挾其詐術，千蹊萬徑，以蠱君心，欲防其欺。雖堯舜不能也。夫賢者以公爲心，以愛爲心，不爲利。回不爲勢，屈直之周行，則庶事得其正。天下被其澤。其於人國重固如此也。夫賢者遭時不偶，務自韜晦。世固未易知也。雖或知之，而無所援引，則人君無由知也。人君知之，然召之命之，輕如厮養。賢者有不屑也。雖或接之以貌，待之以禮，然而言不見用。賢者不

處也。或用其言也。而復使小人參之。責小利。期近效。有用賢之名。無用賢之實。賢者亦豈肯尸位素餐。以取譏於天下哉。此特難進者也。而又有難合者焉。人君處崇高之地。大抵樂聞人過。而不樂於聞己之過。務快己之心。而不務快民之心。賢者必欲匡而正之。扶而安之。如堯舜之正。堯舜之安而已。故其勢恒難合。况夫奸邪佞倖。醜正而惡直。肆為詆毀。多方以陷之。將見罪戾之不免。又可望其庶事得其正。而天下被其澤邪。自古及今。端人雅士。所以重於進。而輕於退者。蓋以此耳。大禹聖人。聞善即拜。益猶戒之以任。

賢勿貳去邪勿疑後世人主宜如何也此任賢之難也奸邪之人其爲心也險其用術也巧惟險也故千態萬狀而人莫能知惟巧也故千蹊萬徑而人莫能禦其諂似恭其訐似直其欺似可信其佞似可近務以窺人君之喜怒而迎合之竊其勢以立己之威濟其欲以結主之愛愛隆於上威擅於下大臣不敢議近親不敢言毒被天下而上莫之知至是而求去之亦已難矣雖然此特人主之不悟者也猶有說焉如宇文士及之佞太宗灼見其情而不能斥李林甫妬賢嫉能明皇洞見其奸而不能退邪之惑人有如此

者可不畏哉。夫上以誠愛下，則下以忠報上，感應之理然也。然考之往昔，有不可以常情論者。禹抑洪水以救民，啓又能敬承繼禹之道，其澤深矣。然一傳而太康失道，則萬姓仇怨而去者，何邪？漢高帝起布衣，天下影從，滎陽之難，紀信至捐生以赴急，則人心之歸可見矣。及天下已定，而沙中有謀反者，又何邪？竊嘗思之，民之戴君，本於天命，初無不順之心。特由使之失望，使之不平，然後怨怒生焉。禹啓愛民如赤子，而太康逸豫以滅德，是以失望。漢高以寬仁得天下，及其已定，乃以愛憎行誅賞，是以不平。古今人君凡

有恩澤於民而民怨且怒者皆類此也。夫人君有位之初，既出美言而告天下矣。既而實不能副，故怨生焉。等人臣耳。無大相遠。人君特以己之私而厚一人，則其薄者已疾之矣。况於薄有功而厚有罪，人不得不怒於心邪。必如古者大學之道，以脩身為本。一言一動舉可以為天下之法，一賞一罰舉可以合天下之公。則億兆之心將不求而自得，又豈有失望不平之累哉。三代而下，稱盛治者無如漢之文景。然考之當時，天象數變，山崩地震，未易遽數。是時小則有水旱之災，大則有亂亡之應，非徒然而已也。而文景克承

天心一以養民爲務。今年勸農桑，明年減田租，懇懇愛民如此，宜其民心得而和氣應也。臣竊見前年秋孛出西方，彗出東方，去年冬彗見東方，復見西方，議者謂當除舊布新，以應天變。臣以爲曷若直法文景之恭儉愛民，爲理明義正而可信也。天之樹君本爲下民，故孟子謂民爲重，君爲輕。書亦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以是論之，則天之道恒在於下，恒在於不足也。君人者，不求之下而求之高，不求之不足而求之有餘，斯其所以召天變也。其變已生，其象已著，垂戾之幾已萌，猶且因仍故習，抑其下而損其

不足謂之順天不亦難乎此六者皆難之目也舉其
要則脩德用賢愛民三者而已此謂治本本立則紀
綱可布法度可行治功可必否則愛惡相攻善惡交
病生民不免於水火以是爲治萬不能也其四曰語
古之聖君必曰堯舜語古之賢相必曰稷契蓋堯舜
能知天道而順承之稷契又知堯舜之心而輔贊之
此所以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也夫天道好生而
不私堯與舜亦好生而不私若克明俊德至於黎民
於變敬授人時至於庶績咸熙此順承天道之實也
稷播百穀以厚民生契敷五教以善民心此輔贊堯

舜之實也。臣嘗復熟推衍思之，又思參之往古聖賢之言，無不同驗之。歷代治亂之迹，無不合蓋。此道之行，民可使富，兵可使強，人才可使盛，國勢可使重，夙夜念之至熟也。今國家徒知斂財之巧，而不知生財之由；徒知防人之欺，而不知養人之善；徒患法令之難行，而不患法令無可行之地。誠能優重農民，勿擾勿害，毆游惰之人，而歸之南畝，課之種藝，懇喻而督行之，十年之後，倉府之積當非今日之比矣。自郡邑而至州縣，皆設學校，使皇子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於學，以明父子君臣之大倫，自灑掃應對以至

平天下之要道十年已後上知所以御下下知所以
事上上下下和睦又非今日之比矣二者之行萬目斯
舉否則他皆不可期也是道也堯舜之道也孟子曰
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臣愚區區竊亦願
學也其五曰天下所以定者民志民志定而士安於
士農安於農工商安於工商則在上之人有可安之
理矣苟民不安於白屋必求祿仕仕不安於卑位必
求尊榮四方萬里輻輳並進各懷無厭無耻之心在
上之人可不爲寒心哉臣聞取天下者尚勇敢守天
下者尚退讓取也守也各有其宜君人者不可不審

也夫審而後發發無不中否則觸事而遽喜怒之色見於貌言出於口人皆知之徐考其故知其無可喜者則必悔其喜之失無可怒者則必悔其怒之失甚至先喜而後怒先怒而後喜號令數變喜怒不節之故也是以先王潛心恭默不易喜怒其未發也雖至近莫能知其發也雖至親莫能移是以號令簡而無悔則無不中節矣夫數變令不可也數失信尤不可也周幽無道故不恤此今無此何苦使人之不信也書奏蒙古主嘉納之衡自見帝多奏陳及退皆削其草故其言多祕世罕得聞所傳者特此耳

十一月

辛丑以留夢炎僉書樞密院事以趙景緯權中書
舍人景緯上言損德害身之大莫過於嗜欲而窒欲
之要莫切於思居處則思敬動作則思禮祭祀則思
誠事親則思孝每御一食則思天下之饑者每服一
衣則思天下之寒者嬪嬙在列必思夏桀以嬖色亡
其國飲燕方歡必思商紂以沈酒喪其身念起而思
隨之則念必息欲萌而思制之則欲必消志氣日以
剛健德性日以克實豈不盛哉十二月蒙古賜伯
顏宋子貞楊誠銀各千兩鈔各六十錠

二年

蒙古至元三年

春正月以季可爲監察御史時賈似道

當國忌臺諫言事悉用庸懦易制者爲之彈劾不敢
自由惟取遠州太守及州縣小官毛舉細過應故事
而已是月江萬里罷時賈似道以去要君帝至拜
留之萬里以身掖帝云自古無此君臣禮陛下不可
拜似道不可復言去似道不知所爲下殿因舉笏謝
萬里曰微公似道幾爲千古罪人然以此益忌之帝
在經筵每問經史疑義及古人姓名似道不能對萬
里常從旁代對王夫人稍知書帝語夫人以爲笑似
道聞之積慙怒謀逐萬里萬里亦四上疏求退乃以
資政殿大學士奉祠蒙古立制國用使司遣朶端

趙璧撫諭四川將吏。二月辛卯詔左右史循舊制立侍御坐前。蒙古以廉希憲宋子貞爲中書平章政事。張文謙復爲中書左丞。史天澤爲樞密副使。宋子貞初事東平嚴實。建學育才。齊魯爲之一變。蒙古主南侵。子貞上言。本朝威武有餘。仁德未洽。若投降者不殺。脅從者勿治。則宋之郡邑可傳檄而定也。蒙古主善之。累遷右三部尚書。數上言。時政便宜。凡立法裁制。多自子貞發之。蒙古主悔用子貞之晚。三月乙巳詔郡守兩年爲任。方別授官。夏四月壬午。姚希得罷。甲申侍御史程元岳上言。帝王致壽之

奉王煥
同知院留夢炎
會院包恢

道在脩德後世休邪說以求之徃轍可鑒脩德之目
有三曰清心曰寡欲曰崇儉皆致壽之原上嘉納之
五月甲寅以王煥參知政事留夢炎同知樞密院
事包恢僉書院事恢所至以嚴為治破豪猾去奸吏
治蠱獄政聲赫然理宗朝嘗因輪對曰陛下之心如
天地日月其閉而食者外戚近習耳六月壬午以
衢州饑命守令勸分諸藩邸發廩助之秋七月壬
寅禮部侍郎李伯玉言人才貴乎善養不貴速成請
罷童子科息奔競以保幼稚良心詔自咸淳三年為
始罷之蒙古以張德輝參議中書省事初德輝在

史天澤幕下。蒙古主在藩邸。聞之。召見。問曰。或云。遼以釋廢金。以儒亡。有諸。對曰。遼事。臣未周知。金季。乃所親睹。宰執皆武弁。世爵。雖用一二儒臣。及論軍國大事。又不使預聞。然則金之存亡。自有任其責。蒙古主然之。呼其字而不名。德輝又嘗與元裕上謁。請蒙古主爲儒教。太宗師蒙古主悅。而受之。旣即位。以爲河南北路宣撫使。遂入議政。八月。蒙古遣使日本。賜書曰。朕惟自古小國之君。境土相接。尚務講信脩睦。况我祖宗受天明命。奄有區夏。遐方異域。畏威懷德者不可悉數。朕即位之初。以高麗無辜之民。久瘁

鋒鏑即令罷兵還其疆場反其旄倪高麗君臣感戴
來朝義雖君臣而歡若父子計王之君臣亦已知之
高麗朕之東藩也日本密邇高麗開國以來時通中
國至於朕躬而無一乘之使以通和好尚恐王國知
之未審故特遣使持書布告朕心冀自今以往通問
結好以相親睦且聖人以四海爲家不相通好豈一
家之理哉以至用兵夫孰所好王其圖之又詔高麗
導去使至其國 冬十一月乙卯趙葵卒葵字南仲
衡山人京湖制置使方之子少從南康李燔爲有用
之學與兄范俱有志事功以武功歷官右丞相兼樞

密使既老而衛國之志不衰蓋武臣之傑出者也

蒙古宋子貞致仕尋卒子貞潞州長子人以文學為

時所重 十二月丁丑申嚴戢貪之令 蒙古郝經

居真州館七年從者怒鬪死者數人經獨與六人處

別館

浙江圖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二十一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二十二

武進薛應旂編集

宋紀一百二十二

起丁卯至己巳九三年

度宗二

咸淳三年

蒙古至元四年

春正月壬辰以王爚知樞密院事

葉夢鼎參知政事常挺僉書樞密院事 癸卯立全

氏為皇后后會稽人理宗母慈憲夫人姪孫也語見

前簡 戊申帝釋菜于孔子以顏回曾參孔伋孟軻

配列邵雍司馬光于從祀又升顓孫師于十哲追封

雍新安伯講官監官三學長貳及諸生推恩有差

知院王爚
參以葉夢鼎
合院常挺

蒙古許衡謝病還懷孟衡多病蒙古主聽五日一至省時賜尚方名藥美酒以調養之至是始聽其歸

蒙古敕脩曲阜宣聖廟 二月乙丑賈似道上疏乞

歸養帝命大臣侍從傳旨固留日四五至中使加賜

日十數至夜即交卧第外以守之特授平章軍國重

事一月三赴經筵三日一朝治事都堂賜第西湖之

葛嶺使迎養其中似道於是五日一乘湖船入朝不

赴都堂治事吏抱文書就第呈署大小朝政一切決

于館客廖瑩中堂吏翁應龍宰執充位而已似道雖

深居簡出凡臺諫彈劾諸司薦辟及京尹畿漕一切

平章賈似道

右相程元鳳

事不關白不敢行正人端士斥罷殆盡吏爭納賂求
美職圖爲帥閫監司郡守者貢獻不可勝計一時貪
風大肆兵喪於外匿不以聞民怨于下誅責無藝莫
敢言者太府寺主簿陳蒙嘗入對極言似道爲相國
政闕失後爲淮東總領似道誣以貪汙安置于建昌
軍籍錄其家 蒙古詔陝西行省招諭宋人又詔四
川等處官吏軍民有能率衆北降者優加賞擢 三
月壬辰以程元鳳爲右丞相兼樞密使賈似道恐元
鳳侵權諷陳宜中劾罷之 蒙古安童言今丞相五
人素無此例臣等議擬設二丞相蒙古漢人叅用勿

恭
聖
馬
光
祖

令員數過多。又詔宜用老成人如姚樞等同議省事。時中書左丞相耶律鑄制宮縣樂成。賜名大成樂。夏四月，蒙古新築宮城，遣使祀岳瀆。五月丁丑朔，日食。戊申，詔曰：比嘗命有司按月給百官俸，惟官愈卑，去民愈親，仍聞過期弗予。是吏奉吾命不虔也。諸路監司其嚴糾劾。蒙古敕上都重建孔子廟。六月壬戌，以馬光祖參知政事。己卯，王爚罷。秋七月，蒙古詔新附貧民從人借貸，困不能償者，官爲償之。仍給牛具種實及糧食。浙八月庚申，填星犯天罈。乙丑，進封嗣榮王與芮爲福王。辛未，以葉夢鼎爲

右相葉夢鼎

似道亦有此夢

樞使留夢炎
同知院常挺

右丞相兼樞密使利州路轉運使王价子懇求遺澤
夢鼎以爲合與似道以恩不出已罷省部吏數人夢
鼎怒曰我繼不爲陳自強即求去似道毋責似道曰
葉丞相安於家食未嘗求進汝強與以相印今乃牽
制至此若不從吾言吾不食矣似道曰爲官不得不
如此會太學諸生亦上書言似道專權固位似道乃
悔悟求解夢鼎請去愈力帝不許以留夢炎爲樞
密使常挺同知樞密院事九月安南國王陳光昞
遣使貢于蒙古蒙古詔諭安南國俾其君長進朝子
弟入質編民出軍役納賦稅置達魯花赤統治之

冬十月庚申復開州 甲戌大雷電趙景緯上疏曰
雷發非時竊迹今日之事而有疑焉內批疊降而名
器輕宮闈不嚴而主威褻橫恩之濫已收而復出戢
貪之詔方嚴而隨弛宮正什伍之令所以防竒表而
或縱於乞憐之卑詞緇黃出入之禁所以嚴宸居而
間惑於禮讓之小數以至彈墨未乾而投拭之旨已
下駁奏未幾而捷出之徑已開命令不疑則陽縱而
不收主意不堅則陰閉而不密陛下可不思致災之
由而亟求所以正之哉願清其天君以端出治之源
謹其號令以肅紀綱之本毋牽於私恩而廢公法毋

恭政堂批
同和洗馬廷為

遷於邇言而亂舊章去讒而遠色賤貨而貴德則人
心悅而天意得可以開太平而兆中興也 蒙古制
國用使司請量節經用從之定品官子孫癩叙格
十一月以常挺叅知政事馬廷鸞同知樞密院事
蒙古宣慰劉整言于蒙古主曰攻宋方畧宜先從事
襄陽襄陽吾故物由棄弗戍使宋得竊築為強藩若
復襄陽浮漢入江則宋可平也蒙古主從之詔徵諸
路兵命阿朮與整經畧襄陽阿朮駐馬虎頭山顧漢
東白河口曰若築壘于此以斷宋餉道襄陽可圖也
遂城其地呂文煥大懼遣人以蠟書告呂文德文德

怒且罵曰汝夢妄言邀功賞設有之亦假城耳襄樊城池堅深兵儲支十年令呂六堅守果整妄作春水至吾往取之比至恐遁去耳識者竊笑之 十二月丙辰以呂文煥知襄陽府 赦謫居興國軍謝枋得放歸田里 是歲京師糴貴勒平江嘉興上戶運米入京鞭笞囚繫死於非命者十七八太常寺簿陸逵謂買田本以免和糴今勒其運米害甚於前賈似道怒出逵知台州未至怖死 司農卿李鏞言經界嘗議脩明矣而脩明卒不行嘗令自實矣而自實卒不竟豈非上之任事者每欲避理財之名下之不樂其

成者又每倡爲擾民之說故寧坐視邑政之壞而不敢詰猾吏奸民之欺寧忍取下戶之苛而不敢受豪家大姓之怨蓋經界之法必多差官吏必悉集都保必徧走阡陌必盡量步畝必審定等色必細折計等奸弊轉生久不迄事乃若推排之法不過以縣統都以都統保選任財富公平者訂田畝稅色載之圖冊使民有定產產有定稅稅有定籍而已臣守吳門已嘗見之施行今聞紹興亦漸就緒湖南漕臣亦以一路告成竊謂東南諸郡皆奉行惟謹其或田畝未實則令鄉局釐正之圖冊未備則令縣局程督之又必

郡守察縣之稽違。監司察郡之怠弛。嚴其號令。信其賞罰。期之秋冬。以竟其事。責之年歲。以課其成。如周官。日成月要。歲會以綜核之。於是詔諸路漕帥施行焉。大抵南渡後。水田之利富於中原。故水利大興。而諸籍沒田募民耕者。皆仍私租舊額。每失之重。輸納之際。公私事例迥殊。私租額重而納輕。承佃猶可。公租額重而納重。則佃不堪命。州縣胥吏與倉庫百執事之人。皆得爲侵漁之道於耕者也。李世金人乍和乍戰。戰則軍需浩繁。和則歲幣重大。國用常苦不繼。於是因民苦官租之重。命有司括賣官田以給用。其

初弛其力役以誘之其終不免於抑配此官田之弊也嘉定以後又有所謂安邊所田收其租以助歲幣至其將亡又限民名田買其限外所有謂之公田初議欲省和糴以紓民力而其弊極多其租尤重迄於宋亡遺患猶不息云

四年

蒙古至元五年

春正月乙巳留夢炎罷知潭州庚戌詔

曰邇年近臣無謂引去以爲高勉留再三弗近益遠往往相尚不知其非義也亦由一二大臣嘗勇去以爲衆望相踵至今孟子於齊王不遇故去是未嘗有君臣之情也然猶三宿出晝庶幾改之儒者家法無

亦取此乎。朕於諸賢允謂無負其弗高尚使人疑於負朕。閏月庚午賜夏貴金帶。二月戊子太陰犯天關己丑太陰犯井。三月蒙古禁民間兵器。夏四月庚寅乾會節帝御紫宸殿受賀謝方叔以嘗爲東宮官自豫章以一琴一鶴金丹一鑪獻帝賈似道疑其觀望再相諷諫官趙順孫論其不當誘人主爲聲色之好上曰謝方叔託名進香擅進金器且以先帝手澤每繫之跋率多包藏至以先帝行事爲己功殊失大臣體宜鑄一秩於是盧鉞等相繼論列方叔昨蜀廣敗事誤國殄民今又違制擅進削一秩罰輕

詔削四秩奪觀文殿大學士惠國公罷宰臣恩數仍
追寶奎錄并繫跋直本來上欲謫之遠郡呂文德請
以已官贖方叔罪乃止奪官爵 丙申右正言黃鏞
言今守邊急務非兵農合一不可一曰屯田二曰民兵
川蜀屯田爲先民兵次之淮襄民兵爲先屯田次之
此足食足兵良策也不報 五月壬申賜進士六百
六十四人得陳文龍狀元及第 六月辛巳詔罷浙
西諸州公田莊官募民自耕輸租租減什三毋私相
易田違制以盜賣官田論 秋七月蒙古立御史臺
詔諭之曰臺官職在直言朕有未當極言無隱 九

月蒙古劉整與阿朮計曰我精兵突騎所當者破惟
水戰不如宋耳奪彼所長造戰艦習水軍則事濟矣
乃造船五千艘日練水軍雖雨不能出亦畫地爲船
而習之練卒七萬遂築白河城以逼襄陽冬十月
戊寅朔日食叅知政事常挺罷蒙古敕從臣錄毛
詩論語孟子十一月辛未以文武官在選困於部
吏隆寒旅瑣可閱詔吏部長貳郎日日促銓注小有
未備特與放行違者有刑自是隆寒盛暑申嚴戒飭
常挺卒挺字方叔福州人舉進士歷官叅知政事
以通濟著聲壬申行義役法十二月辛卯以夏

貴爲沿江制置副使兼知黃州 包恢罷 程元鳳

卒元鳳字申甫徽州人元鳳之在政府也一仕者求
遷元鳳謝之其人累請不許乃以先世爲言元鳳曰
先公疇昔相薦者以元鳳恬退故也今子所求躡次
豈先大夫意哉矧以國家官爵報私恩元鳳所不敢
有嘗遭元鳳論列者其後見其可用更薦拔之曰前
日之彈劾成其才也今日之擢用盡其才也帝聞計
震悼贈少師 蒙古省臣言前代必有起居注故善
政嘉謨不致遺失蒙古主即以和禮霍孫爲之 蒙
古復召許衡

五年

蒙古至元六年

春正月丁未以李庭芝爲兩淮制置大

使兼知揚州時揚州新遭火公私蕭然庭芝放民負

鹽二百餘萬又鑿河四十里入金沙餘慶場以省車

運始平山堂瞰揚城敵至則構望樓其上張弓弩以

射城中庭芝大築城包之募汴南流民二萬餘人以

實之號武銳軍脩學賑饑民德之如父母 癸亥葉

夢鼎上疏乞致仕不待報而去夢鼎扼於賈似道不

得行乃引杜衍故事致仕單車宵遁詔判福州夢鼎

不拜 以馬廷鸞叅知政事甲戌以江萬里叅知政

事 蒙古括諸路兵以益襄陽之師遣史天澤與宗

王大臣往經畫之天澤至呂文煥遣使餉以鹽茗天澤築長圍起萬山包百丈山令南北不相通又築峴山虎頭山爲一字城聯亘諸堡以立久駐必取之基蒙古阿合馬專總財賦以新立憲臺言于蒙古主曰庶務責成各路錢穀付之轉運必繩治之事何由辦請罷御史臺及諸道提刑司廉希憲曰立臺察內則彈劾姦邪外則察視非常訪求民瘼裨益國政無大於此者如阿合馬所言必使上下專恣貪暴公行然後事可集邪阿合馬語塞乃止二月蒙古行新字詔曰國家肇基朔方制用文字皆取漢楷及畏吾

字以達本朝之言考諸遼金及遐方諸國例各有字
今文治寢興字書方缺特命國師八思巴創蒙古新
字頒行諸路譯寫一切文字期於順言達事而已更
號八思巴爲大寶法王其字凡千餘大要以諧聲爲
宗 三月乙卯蒙古軍圍樊遂城鹿門 己未詔浙
西六郡公田設官督租有差 辛酉京湖都統張世
傑將兵拒蒙古圍樊之軍戰于赤灘圍敗績世傑柔
之從子從柔戍杞有罪來奔阮思聰見而竒之言于
呂文德文德召置麾下累功至都統制 戊辰以汪
萬里馬廷鸞爲左右丞相廷鸞每見文法密功賞稽

遲將校不出死力于邊。閫升辟稍越拘攣。賈似道頗
疑異。已黥堂吏以泄其憤。已巳以馬光祖知樞密

院事。夏四月高郵縣夏世賢七世義居詔署其門

五月己酉馬光祖罷提舉洞霄宮。秋七月夏貴

襲蒙古阿朮于新郢。敗績。初貴以沿江制置副使援
襄樊。乘春水漲。輕兵部糧。至襄陽城下。懼蒙古軍掩
襲。僅能與呂文煥交語而還。及秋大霖雨。漢水溢。貴
分遣舟師出沒東岸林谷間。阿朮謂諸將曰。此虛形。
不可與戰。宜整舟師以備新城。明日貴舟果趣新城。
至虎尾洲。爲阿朮所敗。士卒溺漢水死者甚衆。范文

虎復以舟師援貴至灌子灘亦爲阿朮所敗文虎以輕舟遁 八月戊寅詔郡縣收民田租具文毋巧計取贏毋厚直折納轉運司申嚴按劾 高麗廢其主植而立安慶公涓涓植弟也爲權臣林衍所廢立 冬十月蒙古主命趙璧行省東京聚兵平壤往問其罪且詔止誅林衍餘無所問 十二月癸酉呂文德卒文德以許蒙古置摧場爲恨每日誤國家者我也因疽發背乞致仕詔授少師封衛國公至是卒賈似道以其婿范文虎爲殿前副都指揮使總禁兵

宋元通鑑卷一百二十二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二十三

武進薛應旂編集

宋紀一百二十三

起庚午至壬申凡二年

度宗三

咸淳六年

蒙古至元七年

春正月壬寅以李庭芝為京湖制

置大使督師援襄樊時夏貴范文虎相繼大敗及聞

庭芝至文虎貽書賈似道曰吾將兵數萬入襄陽一

戰可平但願無使聽命于京闈事成則功歸恩相矣

似道即命文虎之兵從中制之庭芝屢約進兵文虎

但與妓妾嬖倖擊鞠飲宴為樂以取旨未至為辭

庚戌起復孫虎臣為淮東安撫副使 辛酉班成天

曆 丙寅以陳宗禮僉書樞密院事趙順孫同僉書

院事時宮中飲宴名曰排當理宗朝排當之禮多內

侍自為之一有排當則必有私事密啓帝即位益盛

至出內帑為之宗禮為給事中嘗上䟽言內侍用心

非借排當以侵羨餘則假秩筵以奉殷勤不知費幾

州汗血之勞而供一夕笙歌之樂請禁絕之不報

丁卯帝製字民牧民二訓以戒百官 戊辰江萬里

罷萬里以襄樊為憂屢請益師往救賈似道不答萬

里遂力求去出知福州 蒙古主命許衡與太常卿

徐世隆定朝儀。詔衡與劉秉忠、張文謙定官制。又詔尚文與諸儒採唐開元禮及近代禮儀之可行于今者。斟酌損益。凡文武儀仗服色差等。皆文掌之。蒙古廉希憲罷。希憲立朝。讜正有內侍入朝堂。傳旨言某事當爾。希憲曰。此闔宦預政之漸。不可啓也。入奏杖之。蒙古主嘗令希憲受帝師戒。希憲對曰。臣已受孔子戒矣。蒙古主曰。汝孔子亦有戒邪。對曰。爲臣當忠。爲子當孝。孔子之戒。如是而已。時有詔釋大都囚西域人。匿贖馬丁爲怨家所訴。繫獄。亦被原免。蒙古主自開平還。怨家復訴之。時希憲在告。實不預其事。

乃取堂判補署之曰天威不測豈可幸其獨不署以苟免邪遂與左丞相耶律鑄俱罷蒙古主嘗問侍臣希憲居家何爲阿合馬曰日與妻孥宴樂耳帝曰希憲清貧何從宴設阿合馬愧而退 蒙古立尚書省以阿合馬平章政事阿合馬爲人多智巧言以功利自效蒙古主急爲富國試以行事時有成績又見與史天澤爭辨屢有以詘之由是竒其材授以政柄言無不從而不知其專復益甚矣旣立尚書省以爲平章政事詔凡銓選吏部定擬資品呈尚書尚書咨中書然後聞阿合馬擢用私人不由部擬不咨中書安

重以爲言蒙古主令問阿合馬阿合馬言事無大小
皆委之臣所用之人臣宜自擇安童因請自今惟重
刑及遷上路總管始屬之臣餘並付阿合馬蒙古主
從之阿合馬遂請重定條畫下諸路括戶口增太原
鹽課以千錠爲常額 二月蒙古以歲饑罷脩築宮
城役夫 三月庚子朔日食癸丑詔曰吏以廉稱自
古有之今絕不聞豈不自章顯而壅於上聞歟其令
侍從卿監郎官各舉廉吏將顯擢焉 蒙古以許衡
爲中書左丞時阿合馬勢傾中外一時大臣多阿附
之衡每與之議必正言不少讓已而其子忽辛有同

僉樞密院之命衡獨執奏曰國家事權兵民財三者而已。今其父典民與財子又典兵不可。蒙古主曰卿慮其反邪。衡對曰彼雖不反此反道也。帝以語阿合馬由是怨衡。亟薦衡爲左丞。欲因以事中之。衡屢入辭免。蒙古主不許。蒙古崔斌守東平。聘申屠致遠爲學官。致遠壽張人。初與李謙孟祺等齊名。蒙古主南征。駐兵小濮。乞寔力台薦爲經畧司知事。軍中機務多所謀畫。師至隨州。所俘男女致遠悉縱遣之。至是斌聘爲學官。夏四月戊寅。以文天祥兼崇政殿說書直學士院。尋罷。時賈似道以去要君。帝勉留益堅。

命學士降詔天祥當制時內制相承必先呈稿於相
天祥不從似道意不滿諷別院改作天祥援楊大年
故事亟求解職遷秘書監似道使臺官張志立劾罷
之五月辛丑以吳革爲沿江制置宣撫使六月
庚午詔太極圖說西銘易傳序春秋傳序天下士子
宜肄其文秋七月復開州更鑄印給之八月癸
巳賈似道屢稱疾求去帝至涕泣留之不從詔六日
一朝一月兩赴經筵尋又詔入朝不拜朝退帝必起
避席目送之出殿廷始坐繼復詔十日一朝時蒙古
攻圍襄樊甚急似道日坐葛嶺起樓閣亭榭作半間

堂延羽流塑已像其中取宮人葉氏及娼尼有美色者爲妾日肆淫樂與故博徒縱博人無敢窺其第者有妾兄來立府門若將入狀似道見之縛投火中嘗與羣妾踞地鬪蟋蟀所狎客戲之曰此軍國重事邪酷嗜寶玩建多寶閣一日一登玩聞余玠有玉帶求之已徇葬矣發其塚取之人有物求不與輒得罪自是或累月不朝雖朝享景靈宮亦不從駕有言邊事者輒加貶斥一日帝問曰襄陽之圍已三年矣柰何似道對曰北兵已退陛下何從得此言帝曰適有女嬪言之似道詰其人誣以他事賜死由是邊事雖日

急無敢言者 九月庚戌以黃萬石爲沿海制置使

壬子台州大水 冬十月丁丑詔范文虎總中外

諸軍救襄樊 閏月己酉安吉州水免公田租四萬

四千八十石 十一月嘉興華亭兩縣水免公田租

五萬一千石 乙未陳宗禮罷尋卒宗禮字立之家

貧力學舉淳祐四年進士歷官僉書樞密院事以賢

達見稱所著有經史管見人物論 十二月己亥蒙

古張弘範言于史天澤曰今規取襄陽周于圍而緩

于攻者計待其自斃也然夏貴乘江漲送衣糧入城

我無禦之者而江陵歸峽行旅休卒道出襄陽南者

相繼也寧有自斃之時乎若築萬山以斷其西立柵
灌子灘以絕其東則庶幾斃之之道也天澤從之遂
城萬山徙弘範軍于鹿門自是襄樊道絕而糧援不
繼

七年蒙古至元八年十一月改國號曰元春正月乙丑詔戒貪吏 二

月淮浙江西皆饑命官賑貸知撫州黃震大書閉糶
者籍強糶者斬不抑米價勸分有方全活甚衆 蒙
古復立王植為高麗王趙璧至東京時林衍已死乃
言于蒙古主以兵衛植復國誅衍之子權茂及其親
屬未幾衍黨裴仲孫等復集餘衆立植庶族承化侯

爲王竄入珍島踰年蒙古遣忻都討平之 三月發
官倉穀米賑和州無爲鎮巢安慶建德平江吉州諸
處 夏四月甲寅禮部侍郎陳宜中乞補外以顯文
閣待制出爲福建安撫使 五月蒙古詔東道兵圍
襄陽各道宜進兵以牽制之於是秦蜀行省平章政
事賽典赤瞻思丁率諸將水陸並進鄭鼎出嘉定汪
良臣出重慶北刺不花出瀘州所至順流縱筏斷浮
橋獲將卒戰艦甚衆 六月范文虎將衛卒及兩淮
舟師十萬進至鹿門時漢水溢阿朮夾江東西爲陣
別令一軍趨會丹灘犯其前鋒諸將順流鼓譟文虎

軍逆戰不利棄旗鼓鎧仗乘夜遁去蒙古俘其軍獲
戰船甲仗不可勝計 己亥詔以陸九淵孫溥補上

州文學

蒙古許衡上疏論阿合馬專權罔上蠹政

害民諸事不報因謝病請解機務蒙古主不許且命

舉代者衡奏曰用人天子之大柄也臣下汎論其

賢否則可若授之以位則當斷自宸衷不可使臣下

有市恩之漸乃拜衡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即燕

京南城舊樞密院設學衡聞命喜曰此吾事也因請

徵其弟子王梓耶律有尚姚燧等十二人爲齋長時

所選弟子皆幼穉衡待之如成人愛之如子出入進

退其嚴如君臣其爲教因覺以明善因善以開蔽相
其動息以爲張弛課誦少暇即習禮或習書筭少者
則令習拜跪揖讓進退應對或射或投壺負者罰讀
書若干遍久之諸生人人自得尊師敬業下至童子
亦知三綱五常爲生人之道 秋七月丁丑湖南轉
運司訪求張栻後人義倫以聞詔補將仕郎 壬午
四川制置使朱禩孫言夏五以來江水凡三汎溢自
嘉而渝漂蕩城壁樓櫓圯壞又嘉定地震者再被災
害爲甚乞賜黜罷上答天譴詔不允 八月壬辰朔
日食 九月己丑子熯生 蒙古主以四川民力困

敝詔免茶鹽等課以軍民田租給軍食仍敕有司有
言茶鹽之利者以違制論冬十月癸丑從政郎朱
鑿孫進羣經要畧十一月蒙古從太保劉秉忠請
改國號曰大元詔曰誕膺景命奄四海以宅尊必有
美名紹百王而紀統肇從隆古匪獨我家且唐之爲
言蕩也堯以之而著稱虞之爲言樂也舜因之而作
號馴至禹興而湯造互名夏大以殷中世降以還事
殊非古雖乘時而有國不以義而制稱爲秦爲漢者
著從初起之地名曰隋曰唐者因即所封之爵邑是
皆徇百姓見聞之狃習要一時經制之權宜槩以至

公不無少貶我太祖聖武皇帝握乾符而起朔土以
神武而膺帝圖四震天聲大恢土宇輿圖之廣歷古
所無頃者耆宿詣庭奏章申請謂既成於大業宜早
定於鴻名在古制以當然於朕心乎何有可建國號
曰大元蓋取易經乾元之義茲大治流形于庶品孰
名資始之功予一人底寧于萬邦尤切體仁之要事
從因華道協天人於戲稱義而名固匪爲之溢美乎
休惟來尚未負於投艱嘉與敷天共隆大號 十二
月辛亥賈似道欲制東南士心乃令御史陳伯大請
置土籍開具鄉里姓名年甲三代妻室令鄉鄰結勘

於科舉條制無礙方許納卷又嚴後省覆試法比較
中省元卷字蹤稍異者黜之覆試之日露索懷挾有
李鈞孫者少時戲雕股間索者視之駭曰此文身者
事聞被黜時邊事危急束手無策而以科舉累士人
其悖謬至此先是陳仲微爲江西提點刑獄忤賈似
道罷去至是起知惠州遷太府寺丞輪對言祿餌可
以釣天下之中才而不可以啖嘗天下之豪傑名航
可以載天下之猥士而不可以陸沉天下之英雄似
道怒又諷言者論罷其官久之叙復

八年

元至元九年

春正月庚申詔曰朕惟崇儉必自宮禁

虛文

始自今宮禁敢以珠翠銷金爲首飾服用必罰無貸
臣庶之家咸宜體悉工匠犯者如景祐制必從重典
又詔有虞之世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漢之爲吏
者長子孫則其遺意也比年吏習媮薄人懷一切計
日待遷事未克究又望而之他吏胥狎玩竊弄官政
吾民奚賴焉繼自今內之郎曹外之牧守以上更不
數易其有治狀昭著自宜獎異 辛亥子昂生 元
罷尚書省阿合馬仍平章中書省事 二月癸巳謝
方叔卒贈少師方叔字德方威州人嘉定十六年進
士歷官左丞相相業無過人者晚困於權臣至以玩

好丹劑壽其君鄙孰甚焉 前知台州趙子寅歿無

所歸特贈直秘閣給沒官宅一區田三百畝養其孤

遺以旌廉吏 元改中都為大都 三月元賑濟南

路饑 夏四月元賑大都路饑 五月己巳李庭芝

將兵救襄陽時襄陽被圍五年援兵不至呂文煥竭

力拒之幸城中稍有積粟所乏者鹽薪布帛爾張漢

英守樊城募善泅者寘蠟書於髻藏積草下浮水而

出謂鹿門既築勢須自荆郢救援至隘口元守卒見

積草多鈎致欲為焚爨之用泅者遂被獲於是郢鄧

之路亦絕至是詔李庭芝移屯郢州將帥悉駐新郢

張順
張貴
死節

及均州河口以守要津庭芝闖知襄陽西北一水曰清泥河源於均房即其地造輕舟百艘以三舟聯爲一舫中一舟裝載左右舟則虛其底而掩覆之出重賞募死士得襄郢山西民兵之驍悍善戰者三千人求將得民兵部轄張順張貴俱智勇素爲諸將所服俾爲都統號貴曰矮張順曰竹園張出今日此行有死而已汝輩或非本心宜亟去毋敗吾事人人感奮漢水方生乘順流發舟百艘稍進團山下又進高頭港口結方陣各船置火鎗火炮熾炭巨斧勁弩夜漏下三刻起碇出江以紅燈爲號貴先登順殿之乘風

破浪徑犯重圍。至磨洪灘以上。元兵布舟蔽江無隙。可入。順等乘銳斷鐵絙。攢棧數百。轉戰百二十里。元兵皆披靡以避其鋒。黎明抵襄陽城下。城中久絕援。聞順等至。踊躍過望。勇氣百倍。及收軍獨失順。越數日。有浮屍遡流而上。被甲冑。執弓矢。直抵浮梁。視之則順也。身中創六箭。怒氣勃勃如生。諸軍驚以爲神。結塚歛葬之。貴入襄陽。文煥固留共守。貴恃其驍勇。欲還郢。乃募二士能伏水中。數日不食。持蠟書赴范文虎于郢。求援。元兵增守益密。水路連鎖數十里。列撒星椿。雖魚鰕不得度。二人遇椿即鋸斷之。竟達郢。

還報許發兵五千駐龍尾洲以助夾擊。刻日既定，乃別文煥東下，點視所部軍泊登舟。帳前一人亡去，乃有過被撻者，貴驚曰：「吾事泄矣。」亟行，彼或未及知，復不能啣枚隱迹，乃舉砲鼓譟發舟，乘夜順流，斷絙破圍，冒進。元兵皆辟易，既出險地，夜半天黑，至小新河。阿朮劉整分艤戰艦邀擊，以死拒戰。沿岸束荻列炬，火光燭天如白晝。至勾林灘，漸近龍尾洲，遙望軍船，旗幟紛披，貴兵以爲郢兵來會，喜躍而進，舉流星火示之。軍船見火，即前迎，及勢近，欲合，則來舟皆元軍也。蓋郢兵前一日以風水驚疑，退屯三十里，而元兵

得逃卒之報先據龍尾洲以逸待勞貴與戰而困且出於不意所部殺傷殆盡貴身被數十創力不能支遂被執見阿朮于櫃門關阿朮欲降之貴誓不屈乃見殺元令降卒四人昇貴屍至襄陽城下曰識矮張都統乎此是也守陴皆哭城中喪氣文煥斬四卒以貴祔葬順塚立雙廟祀之元敕脩築都城凡費悉從官給母取諸民六月丙申徙皮龍榮于衡州龍榮舊宮僚也知賈似道忌之家居杜門不預人事一日帝偶問龍榮安在似道恐其召用陰諷湖南提刑李雷應誣劾以事徙衡州居住龍榮恐不爲雷應所

容未至飲藥卒龍榮字起霖一字季遠潭州醴陵人
少有志畧精于春秋舉淳祐四年進士歷官叅知政
事性伉直故不爲似道所容有文集三十卷行于世
丁酉以章鑑同僉書樞密院事提舉經武要畧以
錢千萬命京湖制司糴米百萬石轉輸襄陽府積貯
乙巳以家鉉翁兼權知紹興府浙東安撫司事

辛亥臺臣言江西推排田結局已久舊設都官團長
等虛名尚在占恠常役爲害無窮又言廣東運司銀
場病民詔俱罷之 秋七月元詔自今凡詔令以蒙
古字行 八月丙戌朔日食 辛丑詔家鉉翁赴闕

九月辛未有事于明堂以賈似道爲大禮使禮成
幸景靈宮將還遇大雨似道期帝雨止升輅胡貴嬪
之兄顯祖爲帶御器械請如開禧故事却輅乘逍遙
輦還宮帝曰平章得無不可顯祖給曰平章已允帝
遂歸似道大怒曰臣爲大禮使陛下舉動不得預聞
乞罷政即日出嘉會門帝固留之不得乃罷顯祖涕
泣出貴嬪爲尼似道始還似道專恣日甚畏人議已
務以權術駕馭上下以官爵牢籠一時名士以故言
路斷絕威福肆行相視以目 戊寅太陰犯御女
冬十月癸卯元初立會同館 十一月乙卯馬廷鸞

扼於賈似道力辭相位乃授觀文殿大學士知饒州
入辭帝惻怛久之曰丞相勉爲朕留廷鸞對曰臣死
亡無日恐不得再見君父然國事方殷疆圉孔棘天
下安危人主不知國家利害羣臣不知軍前勝負列
闕不知陛下與元老大臣惟懷永圖臣死且瞑目泣
拜而出時朝廷患劉整爲元用荆湖制置李庭芝
請以整爲盧龍軍節度使封燕郡王上從之遣永寧
僧齋告身金印牙符及庭芝書期致之僧旣入元事
覺元主敕張易姚樞雜問整自軍中入見元主曰此
宋患臣用兵襄陽欲以此殺臣耳臣寔不知賞整使

出處

還軍中誅求寧僧及其黨友且令整移書來責執政
十二月甲寅召葉夢鼎入相詔加少傅夢鼎引疾
力辭使者相繼促行扶病至嵯縣疏奏願上厲精寡
欲規當國者收人心固邦本扁舟徑還使者以禍福
告夢鼎曰廉耻事大死生事小萬無可回之理賈似
道大怒乃令致事是月遣將督萬壽攻成都元僉
省嚴忠範出戰失利同知王世英等八人棄城遁元
以罪在主將縛忠範至都治之罷其官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二十三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二十四

武進薛應旂編集

宋紀一百二十四

起癸酉至甲戌九二年

度宗四

咸淳九年

元至元十年

春正月乙丑樊城陷樊被圍四年

范天順牛富力戰不為衄富又數射書襄陽城中期

呂文煥相與固守為唇齒未幾阿里海涯得西城人

所獻新礮法乃進攻樊破外郭張弘範為流矢中其

肘束創見阿朮曰襄在江南樊在江北我陸攻樊則

襄出舟師來救終不可取若截江道斷救兵水陸夾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二十四

何成德

范天順
牛富
死

王福
死

攻則樊破而襄亦下矣。阿木從之初，襄樊西城漢水出其間，文煥植一木江中，鑠以鐵緇，上造浮橋以通援兵。樊亦恃此為固。至是，阿木以機鋸斷木，以斧斷緇，燔其橋，襄兵不能援。乃以兵截江而出，銳師薄樊城，城遂破。天順仰天歎曰：生為宋臣，死為宋鬼。即所守地縊死。富率死士百人巷戰，元兵死傷者不可計。渴飲血水，轉戰而進，遇民居燒絕街道，富身被重傷，以頭觸柱，赴火死。裨將王福見富死，歎曰：將軍死國事，吾豈宜獨生。亦赴火死。天順，荆湖都統富霍丘人。二月庚戌，呂文煥以襄陽叛降元，襄陽久困，援絕。

撤屋爲薪緝關會爲衣文煥每一巡城南望慟哭而後下告急于朝賈似道累上書請行邊而陰使臺諫上章留已樊城旣陷復申請之事下公卿雜議監察御史陳堅等以爲師臣出顧襄未必能及淮顧淮未必能及襄不若居中以運天下帝從之時羣臣多言高達可援襄陽者御史李旺入言於似道似道曰吾用達如呂氏何旺出歎曰呂氏安則趙氏危矣文煥聞達且至亦不樂以語其客客曰易耳今朝廷以襄急故遣達吾以捷聞則達必不成遣矣文煥大以爲然會獲元哨騎數人文煥即繆以大捷奏然不知朝

中實無援襄事也未幾阿里海涯帥總管唆都等移
破樊攻具以向襄陽一礮中其譙樓聲如震雷城中
洶洶諸將多踰城降者初劉整嘗躍馬獨前與文煥
語爲文煥伏弩所中幸甲堅不入至是欲立碎其城
執文煥以快意阿里海牙不可乃身至城下宣元主
所降招諭文煥詔曰爾等拒守孤城于今五年宣力
于主固其宜也然勢窮援絕如數萬生靈何若能納
款悉赦勿治且加遷擢文煥狐疑未決因折矢與之
誓文煥乃出降先納筦鑰次獻城邑且陳攻郢之策
請已爲先鋒阿朮入襄陽阿里海涯遂偕文煥朝燕

近禁邸報抄兵事何
異此

元主以文煥降命如詔遷擢事聞似道言于帝曰臣始屢請行邊陛下不之許向使早聽臣出當不至此文煥兄文福文德文福知廬州文德子師夔知靜江府俱上表待罪似道庇之詔皆不問三月劉整故吏羅鑑自北復還上整書藁一帙于四川制司有取江南二策其一言先取全蜀蜀平江南可定其二言清口桃源河淮要衝宜先城其地屯山東軍以圖進取帝亟詔淮東制司往清口擇利地築城備之壬午詔建機速房于中書時襄城旣失賈似道復上書言事勢如此非臣上下驅馳聯絡氣勢將有大可慮

者帝曰師相豈可一日離左右似道乃建機速房以
革樞密院漏泄兵事稽遲邊報之弊 四川宣撫司
叅議官張夢發陳危急三策曰鑠漢江口岸曰城荆
門軍當陽界之玉泉山曰峽州宜都而下聯署堡砦
以保聚流民且守且耕并圖上城築形勢似道不以
上聞下荆湖制司審度可否事竟不行 元主立其
子真金爲太子真金元主之長子初封燕王守中書
令兼判樞密院事劉秉忠薦中山王恂以輔之元主
以爲太子贊善敕兩府大臣凡有啓稟必令恂與聞
恂言太子付托至重當延名德與之居處况兼領中

元訓備

書樞密之政詔條所當徧覽庶務亦當屢省又以遼
金之事近接耳目者區別善惡上之真金問恂以心
之所守恂曰嘗聞許衡言人心猶印板然板本不差
雖摹千萬本皆不差本既差矣摹之于紙無不差者
真金曰善至是立爲皇太子元以申屠致遠爲太
常太祝兼奉禮郎元主遣太常卿孛羅問毛血之薦
致遠對曰毛以告純血以告新禮也夏四月癸巳
詔曰廼者邊吏弗戒致有襄難將士頻歲暴露邊民
蕩析離居盡傷朕心爾聞臣專征方面宜身率諸將
宣揚國威以賞戮用命不用命爾守臣有土有民宜

申儆國人保固封守爾諸將尚迪果毅一乃心力各
以其兵敵王所愾今朕多誥爾其悉聽明訓毋懈毋
慳習于故常功多有厚賞爾不克用勸罰固不得私
也又如中外小大臣僚有材識超卓明控御之宜懷
攻守之畧者密具以聞一如端拱二年制書朕當虛
心以聽李庭芝乞解罷詔赴闕以汪立信爲京
湖制置使趙潛爲沿江制置使立信兼知江陵潛兼
建康留守潛多獻寶玉于賈似道故有是命元阿
里海牙請呂文煥官職授文煥昭勇大將軍襄漢大
都督賜其將校有差元將相大臣皆以南伐爲請

召姚樞許衡徒單公履等問計公履等曰乘破竹之
勢席卷三吳此其時矣元主然之五月庚辰詔諸
人上書請以丞相似道督兵者不允餘付機速房
元賞襄陽有功萬戶奧魯赤等銀鈔衣服有差六
月己丑給事中陳宜中言襄樊之失皆由范文虎怯
懦逃遁乞斬之賈似道不許止降一官監察御史陳
文龍言文虎失襄陽猶使知安慶府是當罰而賞也
趙潛乳臭小子何足以當大閫之寄請皆罷之似道
大怒黜文龍知撫州旋又使臺官李可劾退之汪立
信言臣奉命分閫延見吏民皆痛哭流涕言襄樊之

禍皆由范文虎及俞興父子。文虎以三衙長聞難怯戰，僅從薄罰。有子天順，守節不屈，猶可少贖其愆。興，奴隸庸材，務復私怨，激叛劉整，流毒至今。其子大忠，挾多資爲父行賄，且自希進。今雖寸斬，未足以快天下之忿。乞寘重典，則人心興起，事功可圖。詔除大忠名，循州拘管。時國勢危甚，陳仲微上封事，其畧曰：「誤襄者老將也，失襄之罪不專在於庸闔疲將孩兵也。君相當分受其責，以謝先皇帝在天之靈。天子若曰：『罪在朕躬，大臣宜言咎在臣等。』宣布十年養安之往繆，深懲六年玩寇之昨非，救過未形，固已無及。追悔

既往尚愈於迷。或謂覆護之意多。尅責之辭少。或謂
陛下乏哭師之誓。師相飾分過之言。甚非所以慰恤
死義。祈天悔禍之道也。往往代言之。知體之士。翹館
鮮有識之人。吮脂茹柔。積習成痼。君道相業。兩有所
虧。方今何時。而在廷無謀國之臣。在邊無折衝之帥。
監之先朝。宣和未亂之前。靖康既敗之後。凡前日之
日。近冕旒。朱輪華轂。俛首吐心。奴顏婢膝。即今日奉
賊稱臣之人也。強力敏事。捷疾快意。即今日畔君賣
國之人也。爲國者亦何便於若人哉。迷國者進惛憂
之欺。以逢其君。誤國者護耻敗之局。而莫敢議當國

者昧安危之機而莫之悔臣嘗思之今之所少不止於兵閫外之事將軍制之而一級半階率從中出斗粟尺布退有後憂平素無權緩急有責或請建督或請行邊或請築城創聞駭聽因諸閫有辭於緩急之時故廟堂不得不掩惡於敗闕之後有謀莫展有敗無誅上下包羞噤無敢議是以下至器仗甲馬衰颯厖涼不足以肅軍容壁壘堡柵折樊駕漏不足以當衝突之騎號爲帥閫名存實亡也城而無兵以城與敵兵不知戰以將與敵閫不知兵以國與敵光景蹙近日睫矣惟君相幡然改悟天下事尚可爲也轉敗

爲成在君相一念間耳似道大怒乃出仲微江東提
點刑獄 元以劉整阿里海牙不相能分軍爲二各
統之 元使日本趙良弼至太宰府而還具以日本
君臣爵號州郡名數風俗土宜來上 閏月丙辰朝
散郎師顯行進注皇朝文鑑 元敕翰林院纂脩國
史采錄累朝事實以備編集 秋七月元阿合馬等
屢毀漢法國學諸生廩食或不繼許衡請還懷孟元
主以問翰林學士王磐磐對曰衡教人有法諸生行
可從政此國之大體宜勿聽其去元主又命諸老臣
議其去留竇默爲衡懇請乃聽衡還劉秉忠姚樞及

磐默等復請以贊善王恂攝學士衡弟子耶律有尚
蘇郁白棟爲助教庶幾衡之規矩不致廢墜從之
元人城馬駿山知合州張珏擊走之先是蒙古兵入
蜀珏副王堅協力戰守堅還以珏代之自開慶受兵
民凋弊甚珏外以兵護耕內教民墾田積粟未再葺
公私兼足劉整旣叛獻計欲自青居進築馬駿虎頂
二山扼三江口以圖合州遣統軍合刺帥兵築之珏
聞合刺至乃張疑兵于嘉渠口潛師渡平陽灘火其
資糧器械越砦七十里焚船塢由是馬駿城築卒不
就八月庚戌朔元所釋諸路罪囚自至大都者凡

金院章鑑
同金院陳宜中

二十二人並赦之。九月辛巳，以章鑑僉書樞密院事，陳宜中同僉書院事。冬十月，元亨于太廟。十一月壬午，子焜授左衛上將軍，封嘉國公。以李庭芝、夏貴為淮東西制置使，陳奕為沿江制置使，庭芝兼知揚州，貴兼知廬州，奕兼知黃州。庭芝請分所部兩淮為二司，故以淮西付貴，奕以兄事賈似道。玉工陳振民以求進，自小官歷顯要，遂掌禁兵。起文天祥為湖南提刑，天祥因見故相江萬里，萬里素奇天祥志節，語及國事，愀然曰：「吾老矣，觀天時人事，當有變。吾閱人多矣，世道之責其在君乎？君其勉之。」元

大司農司言中書移文以畿內秋禾始收請禁農民
覆耕恐妨芻牧元主以農事係民生命詔勿禁是
歲元諸路大水蝗賑米凡五十四萬五千五百九十

石

天矜斯民予元亦一時之權也

書

十年元至元春正月賈似道母胡氏死似道歸越治

喪詔以天子鹵薄葬之起墳擬山陵百官奉襄事立

大雨中終日無敢易位者既葬詔似道起復似道遂

還朝元以伯顏為中書左丞相伯顏事宗王旭烈

于西域嘗入奏事元主見之曰此非諸侯王臣遂留

與議國政至是自右丞進左相元阿里海牙言荆

近邊塘建祠半塘上標日郡
邑官俱立大雨中無敢張蓋者
何異此

襄自古用武之地。漢水上流已爲我有。順流長驅。宋必可平。阿朮又言。臣畧地江淮。備見宋兵之弱。今不取之時。不能再元主趣召史天澤。同議天澤對曰。此國大事。可命重臣一人。如安童伯顏都督諸軍。則四海混同。可計日而待矣。臣老矣。如副將者。猶足爲之。元主曰。伯顏可以任吾此事矣。阿里海牙因言。我師南征。必分爲三。舊軍不足。非益兵十萬不可。遂詔中書省僉軍十萬人。二月甲寅。太陰犯井宿。己酉。趙順孫罷爲福建安撫使。三月。元以伯顏史天澤並爲左丞相。阿朮爲平章政事。阿里海牙爲右丞。

夏四月乙卯子昂授左衛上將軍進封永國公 五月壬寅張珣表請城馬駿虎頭山或先築其一以據險要 六月元主諭諸將率兵南伐且數賈似道負約執郝經之罪詔曰爰自太祖皇帝以來與宋使介交通憲宗之世朕以藩職奉命南伐彼賈似道復遣宋京詣我請罷兵息民朕即位之後追憶是言命郝經等奉書往聘蓋爲生靈計也而乃執之以致師出連年死傷相藉係累相屬皆彼宋自禍其民也襄陽旣降之後冀宋悔禍或起令圖而乃執迷罔有悛心所以問罪之師有不能已者今遣汝等水陸並進布

告遐邇使咸知之無辜之民初無預焉將士毋得妄
加殺掠有去逆效順別立奇功者驗等第遷賞其或
固拒不從及逆敵者俘戮何疑 秋七月癸未帝崩
子嘉國公焜即位太后臨朝帝自爲太子時以好內
聞旣立耽于酒色故事嬪妾進御晨詣閣門謝恩主
者書其月日及帝之初一日謝恩者三十餘人崩年
五十三賈似道入宮議所立衆以建國是長當立似
道主嫡乃立嘉國公焜時年四歲矣謝太后臨朝稱
詔號帝廟曰度宗 史臣曰宋至理宗疆宇日蹙非
有雄才睿畧之主豈能振起其墜緒哉度宗繼統雖

無大失德而拱手權姦衰敝寢甚亡國不于其身幸
矣。甲申封兄昞爲吉王弟昺爲信王昞母楊淑妃
昺母俞脩容。詔賈似道依文彥博故事獨班起居。
丙戌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又詔以
生日爲天瑞節。罷京湖制置使汪立信立信移書
賈似道謂今天下之勢十去八九誠上下交脩以迓
續天命之幾重惜分陰以趨事赴功之日也而廼酣
歌深宮嘯傲湖山玩歲愒月緩急倒施卿士師師非
度百姓鬱怨欲上以求當天心俯遂民物拱揖指揮
而折衝萬里者不亦難乎爲今之計者其策有三夫

內都何事乎多兵宜盡出之江干以實外禦筭兵帳見兵可七十餘萬人老弱柔脆十分汰二爲選兵五十餘萬人而沿江之守則不過七千里若距百里而屯屯有守將十屯爲府府有總督其尤要害處輒三倍其兵無事則泛舟長淮往來游徼有事則東西齊奮戰守並用刁斗相聞餽餉不絕互相應援以爲聯絡之固選宗室大臣忠良有幹用者立爲統制分東西二府以泄任得其人率然之勢此上策也又拘聘使無益於我徒使敵得以爲辭請禮而歸之許輸歲幣以緩師期不二三年邊遽稍休藩垣稍固生兵日

增可戰可守此中策也。二策果不得行則天敗我也。啣壁與視之禮請備以俟似道得書大怒抵之地詬曰瞎賊狂言敢爾蓋立信一目微眇云尋中以危法廢斥之。辛卯以朱禩孫爲京湖四川宣撫使兼知江陵府。是月元伯顏南攻陞辭元主諭之曰古之善取江南者唯曹彬一人汝不嗜殺是吾曹彬也。八月癸丑大霖雨天目山崩水涌安吉臨安餘杭民溺死者無筭。元以博羅權爲中書右丞。元太保劉秉忠卒秉忠字仲晦其先瑞州人初名侃因從釋氏又名子聰自幼好學於書無所不讀至老不衰雖

位極人臣而齋居蔬食終日澹然不異平昔是年扈
從至上都其地有南屏山築精舍居之尋無疾端坐
而逝元主驚悼謂左右曰秉忠事朕三十年小心慎
密不避艱險言無隱情其陰陽術數之精占事知來
若合符契惟朕知之他人不得與聞也贈太傅趙國
公謚文貞元行中書省言江漢未下之州請令呂
文煥率其麾下臨城諭之令彼知我善遇降將亦策
之善者也元主從之九月元呂文煥以伯顏趨郢
州劉整以博羅懽趨淮西伯顏分大軍爲兩道自與
阿木由襄陽入漢濟江以呂文煥將舟師爲前鋒博

羅懽由東道取揚州監淮東兵以劉整將騎兵先行
伯顏一軍自分三道唆都將一軍由棗陽哨司空山
翟招討將一軍由老雅山徇荆南而自與阿朮帥阿
剌罕張弘範諸軍水陸趨郢旌旗延袤前後數百里
冬十月丁未饒州布衣董聲應進諸史纂約兵鑑
刑鑑詔充史館編校文字 乙卯令州縣行義田義
役 丁巳元伯顏至溧水前部將武顯言水溢未可
渡伯顏曰此小水不敢渡敢渡大江邪使一騎前導
麾諸軍畢濟遂薄郢州軍于城西時張世傑將兵屯
郢郢在漢北以石爲城新郢在漢南橫鐵絙鎖戰艦

密植樁木水中。夾以砲弩。凡要津皆施。棧設攻具。元軍襲城。世傑力戰。元軍不能前。遣人招世傑。不聽。阿朮獲俘民言。沿江九郡精銳皆萃于二郢。若舟師出其間。騎兵不得護岸。此危道也。不若取黃家灣堡。東有河口。由中拖船入藤湖。轉而下江。僅三里。呂文煥亦以爲便。諸將曰。郢城我之喉嚨。不取恐爲歸路。患伯顏不從。遣總管李庭。劉國傑。攻黃家灣。保拔之。諸軍破竹席地。盪舟由藤湖入漢。伯顏阿朮殿後。不滿百騎。郢州副都統趙文義帥精騎二千追之。至泉子湖。力戰而敗。伯顏手殺之。郢卒皆潰。元兵進至沙洋。遣

邊后誼

俘持黃榜檄文入城守將王虎臣王大用斬俘焚榜
文煥復至城下招之亦不應日暮風大起伯顏命順
風掣金汁礮焚其廬舍煙焰漲天城遂破生禽虎臣
大用餘悉屠之進薄新城文煥列沙洋所馘于城下
縛大用等至壁使招降都統邊居誼不答明日又至
日吾欲與呂叅政語耳文煥以爲降已馳馬至伏弩
亂中文煥右臂并馬仆幾鉤得之衆挾文煥以他馬
奔走會其總制黃順副將任寧俱出降其部曲多欲
縋城出者居誼悉驅入當門斬之文煥乃麾兵攻城
居誼以火具却之旋蟻附而上居誼度力不支拔劍

自殺不殊。赴火死。所部三千人猶力戰悉死焉。伯顏壯其勇。購其屍觀之。遂進兵攻渠。復州居誼隨人初事李庭芝。積戰功。至都統制。至是死。節事聞。立廟。死所甲子。詔以明年爲德祐元年。乙丑。以章鑑同知樞密院事。陳宜中僉書院事。冬十月壬戌。歲星犯壘壁陣。十一月庚辰。以陸秀夫叅議淮東制置司事。李庭芝在淮南。聞秀夫名。辟置幕下。時天下稱得士多者。以淮東第一。號小朝廷。秀夫性沉靜。不求人知。每僚吏至。閣賓主交驩。秀夫獨斂焉。無一語。或時宴集府中。矜莊終日。未嘗少有希合。至察其事。皆治庭。

芝益器之。雖改官不使去已。丙戌以王燾章鑑爲左右丞相兼樞密使。燾固辭不許。十二月癸丑元伯顏至蔡店大會諸將。刻期渡江。遣人觀漢口形勢。時夏貴以漢鄂舟師分據要害。彌亘三十餘里。王達守陽邏堡。朱禩孫以遊擊軍扼中流。兵不得進。軍將馬福言淪河穿湖中可從。陽邏堡西沙蕪口入江。伯顏使覘沙蕪口。夏貴亦以精兵守之。伯顏乃進圍漢陽。聲言取漢口。渡江。貴果移兵援漢陽。伯顏乘間遣阿剌罕將奇兵倍道襲沙蕪口。奪之。因自漢口開渠引船入淪河。轉沙蕪口以達江。戰艦萬計相踵而至。

以數千艘泊淪河灣口屯布蒙古漢軍數十萬騎于江北遣人招諭陽邏堡不應因以白鷄子千艘攻之三日不克伯顏因密謀於阿朮曰彼謂我必拔此堡方能渡江此堡甚堅攻之徒勞汝今夜以鐵騎三千汎舟直趨上流爲擣虛之計明日渡江襲南岸已過則急遣人報我阿朮亦曰攻城下策也若分軍船之半循岸西上泊青山磯下伺隙而動可以如志伯顏遂遣阿里海涯進薄陽邏堡貴率衆來援阿朮即以昏時率四翼軍遡流二十里至青山磯是夜雪大作黎明阿朮遙見南岸多露沙洲即登舟指示諸將令

徑渡載馬後隨萬戶史格一軍先渡爲荆鄂都統程鵬飛所敗阿朮引兵繼之大戰中流鵬飛軍却阿朮遂登沙洲攀岸步鬪散而復合者數四出馬急擊追至鄂東門鵬飛被重創走阿朮獲其船千餘艘阿朮遣人還報伯顏大喜揮諸將急攻陽邏堡夏貴聞阿朮飛渡大驚引麾下三百艘先遁沿流東下縱火焚西南岸大掠還廬州都統制王達領所部八千人及定海水軍統制劉成俱戰死元諸將請追貴伯顏曰陽邏之捷吾將遣使前告宋人今貴走是代吾使也遂渡江與阿朮會議師所向或欲先取蘄黃阿朮曰

若赴下流退無所據上取鄂漢雖遲旬日可以萬全
伯顏遂趨鄂州 已未知漢陽軍王儀以城叛降元
朱禩孫聞元兵趨鄂帥帥援之道聞陽邏堡之敗
乃夜奔還江陵府 時鄂州恃漢陽爲蔽及京湖之
援朱禩孫旣遁漢陽復失鄂勢遂孤呂文煥列兵城
下曰汝國恃者江淮而已今大軍渡江淮如蹈平地
汝輩不降何待會元軍焚艤艦三千艘火照城中權
守張晏然與都統程鵬飛度不能守遂以州軍降幕
僚張山翁獨不屈元諸將請殺之伯顏曰義士也釋
之因檄下信陽諸郡以鵬飛爲荊湖宣撫使撒朮兵

分隸諸將取壽昌糧四十萬斛以充軍餉命阿里海牙及賈居貞以四萬人守鄂規取荆湖而自率大衆與阿朮東下趨臨安 癸亥詔賈似道都督諸路軍馬時鄂州旣破朝廷大懼三學生及羣臣上疏以爲非師相親出不可似道不得已始開都督府于臨安以孫虎臣總統諸軍以黃萬石等叅贊軍事所辟官屬皆先命後奏仍於封樁庫撥金十萬兩銀五十萬兩關子一千萬貫充都督府公用 詔天下勤王甲子起李芾爲湖南提刑 乙丑以高達爲湖北制置使詔邊費浩繁吾民重困貴戚釋道田連阡陌安

居暇食有司覈其租稅收之 庚午元伯顏遣程鵬
飛至黃州招諭陳奕奕使人過江請降且求名伯顏
曰汝既率衆來歸何必慮及名爵以沿江大都督許
之奕大喜遂以城降仍以書招知蘄州管景模景模
亦降時沿江諸郡皆呂氏舊部曲望風款附奕又以
書誘其子巖以安東州降元 是時李庭芝遣兵入
援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二十四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二十四

浙江圖書館

壹玖伍陸年 玖月 陸日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善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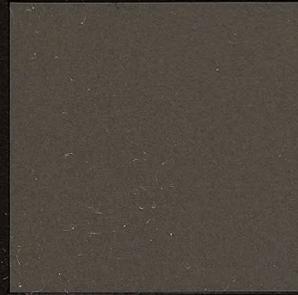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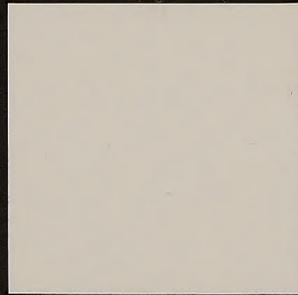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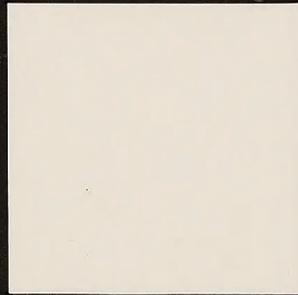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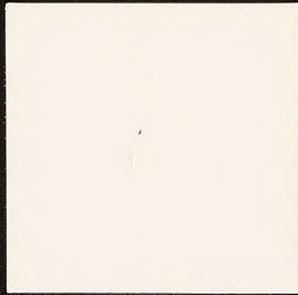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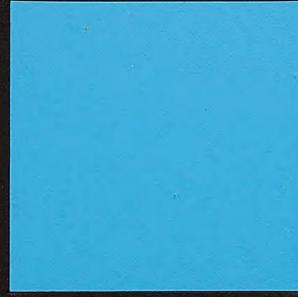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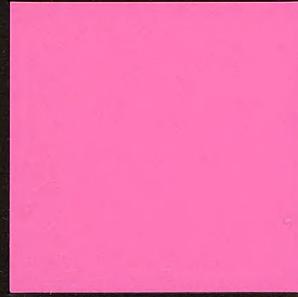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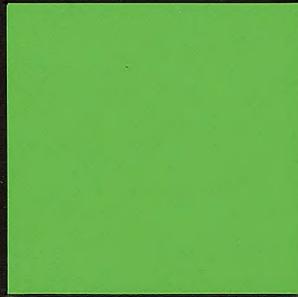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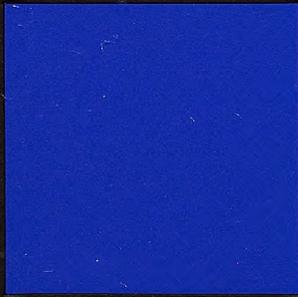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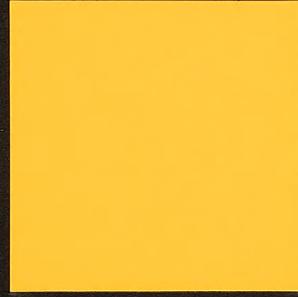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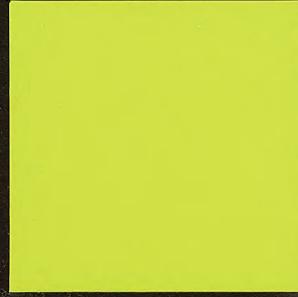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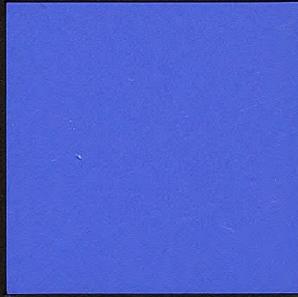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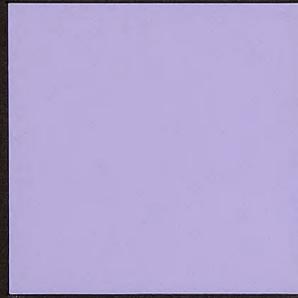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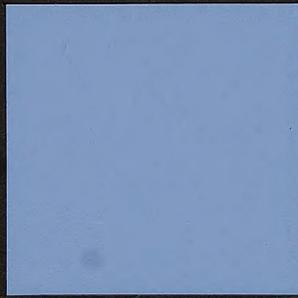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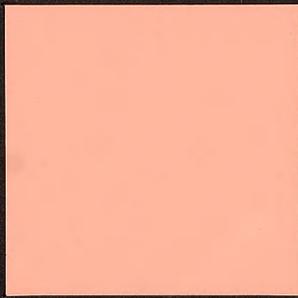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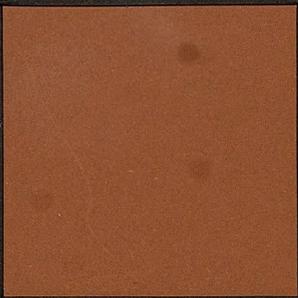
甲 登記號： 030003

一九 年 月 日



浙江圖書館

colorchecker CLASSIC



x-rite



